

范蠡的后半生

李硕儒 胡玉琦 /著

平
十
七
古
商
文

商
文



千古商圣

范蠡的后半生

李硕儒 胡玉琦 /著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千古商圣：范蠡的后半生 / 李硕儒，胡玉琦 著 --
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14. 10

ISBN 978-7-5063-7457-6

I. ①千… II. ①李… ②胡… III. ①传记文学 - 中国 -
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145619号

千古商圣——范蠡的后半生

作 者：李硕儒 胡玉琦

责任编辑：田小爽

装帧设计：曹全弘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-10-65930756（出版发行部）

 86-10-65004079（总编室）

 86-10-65015116（邮购部）

E-mail:zuojia@zuoji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ia.com>（作家在线）

印 刷：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70×240

印 张：40.5

版 次：2014年10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457-6

定 价：48.00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自序

仰望历史天空，真可谓星光璀璨，交相辉映，不能不使人魂魄震颤。且不说几千年来的人类文明史，仅只从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400年，在东方的天空，就亮丽出老子、孔子、墨子、孟子、庄子、鬼谷子等思想、哲学的巨星；也是在同一时期，西方天空，则出现了赫拉克利特、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巨星，是他们，以他们天才的思想和智慧照亮着人类历史的路；是他们，以他们温馨慈悲的心滋养着人类饥渴疲惫的心魄，繁衍着直至今日的人类文明。

然而，就在《史记》卷四十一、《越王勾践世家》第十一中，我发现了一颗独具光彩的星——范蠡。或许，他的光彩远不如上述巨星之亮，他的声名远不如上述巨星之大，否则，太史公写《史记》时也不至连《列传》都不给他留一席之地，而仅仅在《越王勾践世家》中作为勾践的臣僚记上长长一笔。因推想，这或许因为他出身寒微，既不属公侯贵胄，又不属帝王世家，因此才难登《世家》、《列传》之列。可正因为他寒微的出身，才最了解生民之苦；正因为他的悲悯之心，才知道天地之危；正因为他学富五车、救世之心之烈，才突破楚国等级制度之限，远赴越国扶弱击吴，实现了他“功名之学”的初衷。然而，当他辅佐勾践灭吴复越后，他才看清，在这乱世、浊世中，无论孰兴孰灭，诸侯之战的最大牺牲者还是苍生百姓。于是，就在柏拉图们在他们的“理想国”里进行人、神争吵，在老子、孔子耽于出世还是入世的阐发时，范蠡改弦更张，急流勇退，带着他的妻儿、近侍，隐五湖、建陶山，将目光投向了天下苍生，他与民同耕同贾，以自己的智慧才华，勤耕耘、巧经商，以达济民、富民之愿。远在两千多年之前，这位起自青萍之末的寒士，就以其狂热的入世之心建功立业、一举升至上将军之位后，又以其冷峻的观察体验、毅然退出名利场，以出世之心，建立、培植并终生实践了自己的民本思想。可以说，他才是那个政治乱浊、哲思纷纭的时代绝无仅有的清醒者、超前者、无私者、脚踏实地为民谋福造福的大悲悯者。

更令人感喟的是，他对财富的认知和态度。既称“商圣”、“文财神”，他对财富有一种先知先觉的理念，即财富是宝贵的，因为没有财富的支撑，民不能富，国不能

强，你的使命感再大、悲悯心再厚，也难了心愿。为此，他以治国之智慧谋略经商，真可谓百战百胜；然而财富积累之后，他不奢靡不挥霍，不传于后世子孙，而是用来济民富民，带富一片，将财富用于公益事业，因而形成了自己的财富理念、财富道德、财富传承法。他的这些理念，今天仍是摆在人类面前的迫切命题，对于当今我们国家民族的富者、贫者都可称楷模，可资研究借鉴，这一点是激发我们创作这部小说的兴奋点，也可说是这部作品的现实性、针对性所在。

自然，范蠡热的日渐升温，多数是瞄准了范蠡和西施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悲剧，这更是影视剧趋之若鹜的原因所在。我们自然不能割爱。可这段故事发生在范蠡的前半生，而他的前半生又因为吴越春秋的干戈谋略、卧薪尝胆，加之范、施之恋，因其矛盾丛生、起伏跌宕、色彩纷呈，已拍出了多部成品，为不再重复，我们拣取了范蠡后半生落笔。如果从可读性可视性说，我们似乎走了一个偏锋，可若从绘制春秋风景、书写春秋文化、塑造范蠡的艺术形象说，这却是更沉实、更厚重、更具色彩的选择。

为将范蠡这个艺术形象塑造得真实丰满，我们尽自己所能，如实地将其展现在史有所据的春秋大势与主要大事之中，以其在大事件中的姿态、作为展衍他的胸怀与修为。在个人情感波澜中则尽力按照他的性格逻辑，作了合理的想象和描画。这是奴隶制社会晚期，战乱频仍，民不聊生，血光与呻吟交杂，文明与野蛮并行，社会上风行的是侠与义，人与人最重要的是“诺”，只要为了“义”与“诺”，人们就可以不问青红皂白，不问正义与非正义、合理与不合理，顷刻之间就可硝烟纷起、人头落地。为了营造时代氛围、传达春秋文化，我们着意穿插了来自吴、越两国为复仇、跟踪的两条带有侠客风的线索；对西施的归宿，我们几经研究，还是以为由越王后将其沉水更合逻辑，但在我们的故事叙述中始终未做结论。我们认为，以这样悬疑不结的讲述，既符合传说和史实逻辑，可更深入地走入范蠡的情感世界，又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。我们反对不着边际、不合史实、不近情理的“戏说”，因而虽做了些虚构和想象，还是遵照了“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”的原则。文化是民族的血脉。可堪告慰的是我们以自己的心力，通过范蠡艺术形象的塑造，尽力展现了附着他身上的儒学、道学和东方商学的精髓，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尽了一份力，为民族血脉的延流尽了一份心。

就我对春秋历史和范蠡人物的了解，实在不敢撰写这样一部大书，碍于我的合作者、女作家胡玉琦因其家学渊源，又加之她的多年研究，力邀我加盟，才斗胆参与此书的创作。然限于年代久远、史料支离、才学不逮，难免有诸多疏漏不精之处，我们殷殷期盼方家指正，并向所引资料的学者、专家深致谢忱。

李硕儒

自序

仰望历史天空，真可谓星光璀璨，交相辉映，不能不使人魂魄震颤。且不说几千年的文明史，仅只从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400年，在东方的天空，就亮丽出老子、孔子、墨子、孟子、庄子、鬼谷子等思想、哲学的巨星；也是在同一时期，西方天空，则出现了赫拉克利特、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巨星，是他们，以他们天才的思想和智慧照亮着人类历史的路；是他们，以他们温馨慈悲的心滋养着人类饥渴疲惫的心魄，繁衍着直至今日的人类文明。

然而，就在《史记》卷四十一、《越王勾践世家》第十一中，我发现了一颗独具光彩的星——范蠡。或许，他的光彩远不如上述巨星之亮，他的声名远不如上述巨星之大，否则，太史公写《史记》时也不至连《列传》都不给他留一席之地，而仅仅在《越王勾践世家》中作为勾践的臣僚记上长长一笔。因推想，这或许因为他出身寒微，既不属公侯贵胄，又不属帝王世家，因此才难登《世家》、《列传》之列。可正因为他寒微的出身，才最了解生民之苦；正因为他的悲悯之心，才知道天地之危；正因为他学富五车、救世之心之烈，才突破楚国等级制度之限，远赴越国扶弱击吴，实现了他“功名之学”的初衷。然而，当他辅佐勾践灭吴复越后，他才看清，在这乱世、浊世中，无论孰兴孰灭，诸侯之战的最大牺牲者还是苍生百姓。于是，就在柏拉图们在他们的“理想国”里进行人、神争吵，在老子、孔子耽于出世还是入世的阐发时，范蠡改弦更张，急流勇退，带着他的妻儿、近侍，隐五湖、建陶山，将目光投向了天下苍生，他与民同耕同贾，以自己的智慧才华，勤耕耘、巧经商，以达济民、富民之愿。远在两千多年之前，这位起自青萍之末的寒士，就以其狂热的入世之心建功立业、一举升至上将军之位后，又以其冷峻的观察体验、毅然退出名利场，以出世之心，建立、培植并终生实践了自己的民本思想。可以说，他才是那个政治乱浊、哲思纷纭的时代绝无仅有的清醒者、超前者、无私者、脚踏实地为民谋福造福的大悲悯者。

更令人感喟的是，他对财富的认知和态度。既称“商圣”、“文财神”，他对财富有一种先知先觉的理念，即财富是宝贵的，因为没有财富的支撑，民不能富，国不能

强，你的使命感再大、悲悯心再厚，也难了心愿。为此，他以治国之智慧谋略经商，真可谓百战百胜；然而财富积累之后，他不奢靡不挥霍，不传于后世子孙，而是用来济民富民，带富一片，将财富用于公益事业，因而形成了自己的财富理念、财富道德、财富传承法。他的这些理念，今天仍是摆在人类面前的迫切命题，对于当今我们国家民族的富者、贫者都可称楷模，可资研究借鉴，这一点是激发我们创作这部小说的兴奋点，也可说是这部作品的现实性、针对性所在。

自然，范蠡热的日渐升温，多数是瞄准了范蠡和西施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悲剧，这更是影视剧趋之若鹜的原因所在。我们自然不能割爱。可这段故事发生在范蠡的前半生，而他的前半生又因为吴越春秋的干戈谋略、卧薪尝胆，加之范、施之恋，因其矛盾丛生、起伏跌宕、色彩纷呈，已拍出了多部成品，为不再重复，我们拣取了范蠡后半生落笔。如果从可读性可视性说，我们似乎走了一个偏锋，可若从绘制春秋风景、书写春秋文化、塑造范蠡的艺术形象说，这却是更沉实、更厚重、更具色彩的选择。

为将范蠡这个艺术形象塑造得真实丰满，我们尽自己所能，如实地将其展现在史有所据的春秋大势与主要大事之中，以其在大事件中的姿态、作为展衍他的胸怀与修为。在个人情感波澜中则尽力按照他的性格逻辑，作了合理的想象和描画。这是奴隶制社会晚期，战乱频仍，民不聊生，血光与呻吟交杂，文明与野蛮并行，社会上风行的是侠与义，人与人最重要的是“诺”，只要为了“义”与“诺”，人们就可以不问青红皂白，不问正义与非正义、合理与不合理，顷刻之间就可硝烟纷起、人头落地。为了营造时代氛围、传达春秋文化，我们着意穿插了来自吴、越两国为复仇、跟踪的两条带有侠客风的线索；对西施的归宿，我们几经研究，还是以为由越王后将其沉水更合逻辑，但在我们的故事叙述中始终未做结论。我们认为，以这样悬疑不结的讲述，既符合传说和史实逻辑，可更深入地走入范蠡的情感世界，又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。我们反对不着边际、不合史实、不近情理的“戏说”，因而虽做了些虚构和想象，还是遵照了“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”的原则。文化是民族的血脉。可堪告慰的是我们以自己的心力，通过范蠡艺术形象的塑造，尽力展现了附着他身上的儒学、道学和东方商学的精髓，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尽了一份力，为民族血脉的延流尽了一份心。

就我对春秋历史和范蠡人物的了解，实在不敢撰写这样一部大书，碍于我的合作者、女作家胡玉琦因其家学渊源，又加之她的多年研究，力邀我加盟，才斗胆参与此书的创作。然限于年代久远、史料支离、才学不逮，难免有诸多疏漏不精之处，我们殷殷期盼方家指正，并向所引资料的学者、专家深致谢忱。

李硕儒

第一章

1

公元前473年初冬，虽已朔风横吹，江南的冬日仍是朗朗清清。

会稽城的北门外，彩旗飘飞，鼓磬齐鸣。黄土大道两旁挤满了城郊臣民。城门外的高台上，越国文武大臣簇拥着志得意满的越王勾践，大家都在翘首北望，等待着即将凯旋的最后一支胜利之师归来。

随着自北而南的滚滚黄尘，遮天旌旗下的大军奔涌而来……帅字大旗下闪出的马上之帅便是上将军范蠡。只见他剑眉高耸，明亮多思的眼眸中注满了兴奋、企盼与对未来大业的种种思虑与筹谋。他正要直奔高台上向他微笑招手的越王勾践，不提防，从夹道欢迎的臣民中忽然涌出一股人流。

他们手捧煮好的猪头、羊腿、糍巴和大块牛肉齐齐跪于马前，喊着：上将军，大功臣哪，请受越民一拜！

范蠡见状，即刻跳下战马，将缰绳交与近侍范方南，然后一一扶起他们。

此刻，一位鬓发皆白的老叟手举酒坛来到范蠡面前说：上将军，这是小民自家酿造的祖传米酒，请饮上一口吧。

范蠡接过酒坛问道：敢问老爹尊姓大名？

老叟笑着说：乡里草民，哪有什么大名？只因四里八乡的人都爱饮小民家的老酒，大家便称老叟为阿酒伯。

范蠡听后哈哈大笑说：哈哈哈，好，阿酒伯，此后，这酒也就叫酒伯酒，可好？

阿酒伯听后连忙跪下：那就请大将军饮下这坛酒伯酒吧，这可是咱越人的感恩酒啊！

范蠡眼涌热泪，捧起酒坛，一饮而尽。此时，众人纷纷上前，将酒、肉、糍巴一举到将士们面前。

紧随范蠡身后的奕石将军，长臂一挥：将士们，这是父老乡亲们的情意，是世间最醇的美酒，喝吧！

久别家乡的将士们只待将军一发话，即刻笑呵呵地饕餮起来。此时，范蠡没再上马，而是一路疾行，赶到勾践面前。面对勾践，他恭恭敬敬地施过君臣大礼后说：主上亲临城下迎接，微臣实难承受啊。

勾践看了一眼热闹沸腾的场面，面露不悦地说：上将军有何难于承受？你看，越民对上将军的拥戴远远胜于寡人了。将军返越后，饮的第一樽酒不是寡人所赐，而是

酒伯酒啊……

范蠡闻言，眼里不由遮出一抹阴翳，于是说：微臣在吴时曾与主上说，民为上……

勾践不耐烦地打断他：君王次之，寡人，承教承教！

范蠡失望又惶悚：不敢，范蠡永远是王上的下臣……

勾践仰天大笑：哈……说笑、说笑而已，少伯永远是寡人离不开的股肱啊！说着，他拉起范蠡的手，双双走上王辇。于是，仪仗在前，奕石率领的大军在后，王辇辚辚隆隆地穿过城门，朝王宫驶去。

路经城门时，范蠡迫不及待地询问西施下落，勾践瞥了他一眼，淡淡说道：寡人已将她安置在美人宫了。车辇驶入王宫时，他将手放到范蠡手上嘱咐着：先回府洗刷一下，入夜尚有庆功宴，少伯可要早些来哟。

2

范蠡并未回府，目送勾践入宫后，他步出宫墙，竟鬼使神差地来到美人宫前。

此时，已近黄昏。看着夕阳下的片片衰草与满阶落叶，范蠡心下一阵酸痛，桩桩往事顿时浮在眼前：吴王夫差自尽后，范蠡受勾践派遣，一直留在吴国忙碌各种善后之事，虽然心系西施，却苦无分身之术。好在知道她一切均好，更知道勾践已将她带回越国，以后会有长长的日子等待他们去消受。

秋风卷着一袭黄叶飘落在范蠡脚下，心怀久别重逢之情的范蠡踏叶而行，他的脚步既轻又缓，那神情全然没有了驰骋疆场的豪气，满心满怀揣的都是思念与柔情。不觉间，已来到美人宫这座孤独雅静的院落门前。出人意料的是，他迈出的脚尚未落地，一杆冰冷的长枪挡住了他的去路：请出示王上令牌！

守门卫士的声音与眼神比那长枪更冰冷。

怎么，你不认识我？范蠡下意识地瞪圆怒眼。

此时，从门内走出一位校尉，他一见范蠡，慌忙施礼谢罪：请上将军恕罪，不是小的们放肆，实在是王上严令，除王上外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

范蠡先是震怒，随之便咽下了喷之欲出的怒气。或许是王上担心西施再出意外，刻意严加保护吧？想到此处，心中反倒滚过一股暖流，于是，放缓口气问：西施娘娘近来可好？

校尉躬身答道：好，娘娘每日除赏园读书，便是教惹儿姑娘琴瑟。

随着校尉的叙说，范蠡的心早已飞到西施身旁。他刚要举步前行，又想到自己历来治军严整，如今怎能自逞上将军之威违抗王命，令自己的士兵为难！可要重新返回王宫，索要王上令牌，一怕时间紧迫，误了出席庆功大宴；二怕万一惹出什么瓜葛，反倒……思虑再三，他竟站在那里，进退失据起来……

随着他翻腾的思绪，一缕如泣如诉的琴声从院中飘来，他听着这早已种入心田的

琴声，就像一颗甜蜜的铁钉，分分寸寸地向他怦跳的心中钉去……

就在范蠡正在大门前犹豫不决时，西施伴女、年方十六岁的惹儿哼着曲儿来到院中取物，她探头外望，见门外有个人像是西施朝思暮想的范蠡，于是兴奋地掉头轻呼着：姐姐快看。西施闻声走了出来，惹儿指着范蠡身影说：看，那不是范大人吗？既然来了，他为何还不快些进来？

西施朝外看了看，见那暮色中的踌躇之人果然是范蠡。她顿时心跳不止，原本面若桃花的脸上一片苍白，两潭秋水般的眼中顿时飘出层层水雾。她完全明白了范蠡此时的境地，于是轻叹了一声，擦擦渐渐模糊的眼睛，转身回屋。

惹儿不解其意，她急急跟了进来问：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惹儿去请范大人进来好吗？

西施白了她一眼：傻惹儿，若是能进来，他会站在门外徘徊吗？

经历过吴越盛衰的西施，早已不似当年那般冲动，纵有千般委屈、万般无奈，也能沉下心来应对眼前的一切。她重回琴旁，低眉拨弦，虽然心魂已经飞出很远，可指尖下的琴声却仍在传递着此时心中的复杂情怀……情思万种，心手交合，弹着弹着，她便情不自禁地低吟起来：

清溪弄浪兮声咿咿，
群娥巧笑兮浣纱霓。
众女哄阿光兮歌唱，
朱唇微启兮曲旖旎。
歌眩貌美兮水合，
春燕落岸兮沉鱼。
岂群仙下凡兮问天，
我心邈邈兮心迷……

院外的范蠡隔墙听到这淡远又熟悉的吟唱，不禁心神一惊，细细听去，西施竟在弹唱自己当年为她谱写的《浣纱曲》。此时，插入他心头的那根铁钉似乎又揳入了几分，他按了按胸口，激跳的心既酸且疼，他再难犹豫，拨开守门侍卫的长矛，举步进门。

守门卫士见此，也只好恭而敬之地让路。

惹儿见范蠡进了大门，即刻飞奔出来迎接，西施却仍是凝然端坐、继续弹琴，仿佛身边什么都没发生。惹儿高兴地叫着：姐姐，大人来了，你……

西施似不经意间耸了一下眉心，还是痴痴地弹奏着琴弦。惹儿急得刚要按住她弹琴的手，站在西施身后的范蠡向她递了一个眼色后，配着琴声的节拍，以脚踏出几个和声来。

琴声戛然而止，一截断弦沮丧地从琴上耷拉下来，西施似乎还陷在方才的情绪中，一时尚未回过神来……惹儿见状，走出房间，将门轻轻掩上。

范蠡低下头，附在她耳旁轻语：……阿光，你，你好吗？

西施抬起头来，已是泪流满面……范蠡轻抚她的脸颊，半晌，才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声音说：十多年来，我们见面不易，应该高兴才对，你为何如此伤感？

西施霍地站了起来，压着低抑的嗓音说：去吴十年，好不容易盼到今日，却……说着，她跌坐琴旁。

听着她的话语，看着她的神情、泪眼，范蠡真如乱箭穿心，又如春光泯灭……他多么希望就此带她远走高飞，此后或泛舟湖上，或终老山中，以补赎他们十几年来的冤情孽债、以圆满他们终生相许的夙愿……

范蠡伸手抚着西施的秀发，两人一时相视无语，唯有泪光莹莹……

西施不愿让范蠡看到自己噙满泪水的双眼，她走向窗边，指着那轮朦胧新月问道：大人可知，那天边的新月为何生出许多皱纹？

范蠡走向她的身后，但见那轮新月已被朦胧云雾遮掩，他抚摸她细柔瑟瑟的肩，不忍又充满信心地说：月有阴晴，自有圆缺，那皱纹总会舒展的……

西施似乎未懂他的话中之意，幽幽说道：或许，月亮就是因守着一份誓言变老的，妾身真想用那琴弦将大人的誓言缝住。

范蠡的心又被重重戳了一针，只能无奈地说：……我知道，知道阿光是在责备我无信。以后再不会让你失望了，该到我履行诺言的时候了……他说不下去了，只觉得语言在她面前是如此苍白，他张开双臂，欲将西施拥入怀中。西施却极力躲避，继而抽泣起来。范蠡欲劝不能，只好大声问道：你，你是不相信我？

西施不自主地靠入他的怀中，让范蠡的手按住自己颈上的小金笛说：大人曾对妾身说过的每句话，都已种在妾身心田。只要这小金笛还挂在我胸前，妾身便会永远让你住在这里。

范蠡紧拥西施，在她耳畔轻轻说：阿光，再过几日，我一定来迎娶你。

西施猛然反过身来：阿光恐是无此福分了……

范蠡大惊：难道，难道你不愿意？

西施早已泣不成声：王上，王上他……他明明知道我们两情相悦，还曾经亲口对我许诺，一旦灭吴复国，他定将我许配与你……可如今……

范蠡已经全然明白了，明白了侍卫方才为何拦他，也明白了久别重逢，西施不见欢喜，唯有垂泪的缘由……他更紧地抱住她：阿光，我们从来都是相互明白的，我明白你的心，也明白你的处境，但愿你也明白我……别担心，我会尽快来接你。

西施一语未发，使劲憋着的泪水又涌了出来，范蠡抱着伤心欲绝的西施，眼中也漾满涩涩的泪……

时间紧迫，他知道此地不可久留，也知道王上与满朝文武们都在等着他，于是将心一横，尽着发涩的声音说：我得走了。

西施不舍地给他理理衣衫，又将脸贴在他下巴的短鬓上情迷地磨蹭着。范蠡正要更紧地拥抱她，西施却将他推到门边，然后自己倒退几步，与之挥手作别。她极力地想挤出一些笑容，那笑却固执地不肯进入眼里，只是僵硬在她泪光莹莹的脸上。

范蠡不忍再看西施悲伤的模样，打开门快步走了出去。可没走几步，却又忍不住回头望去，只见西施虽一脸悲戚，眼中却盛满对他的信赖与渴望。他回过头去，更是心如刀绞……

3

受苦受难的越国终于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强吴，洗刷了二十多年的耻辱，挥走了绵绵不绝的硝烟，他们怎能不举国狂欢！庆功宴上，朝中文武更是欢声笑语，纵论功绩。范蠡、文种大功赫赫，自是博得众人仰慕，大臣们纷纷走来向他们敬酒。陶醉于苦尽甘来、终成大业的文种连连干杯已显醉态，于是众臣又个个举酒涌向范蠡。

此时，酒兴更浓的文种也高擎酒樽、蹒跚着脚步来到范蠡面前，喊着：众所周知，上将军不光酒量好，琴声更佳，光饮酒不行，还要奏琴……

众人即刻响应：文丞相说得好，上将军要边饮边弹！

勾践也被这狂欢的盛火点燃了神经，他长袖一甩，吩咐道：摆琴！

侍臣们连忙将一架古琴摆于范蠡面前。范蠡一口将樽中之酒干掉，稍事沉吟之后，便弹奏起来。那琴声先还低低缓缓，如空谷流泉，如滞涩潜吟，继而便高亢如金戈铁马，狂躁如苍鹰啄兔……

人们似已听出个中之味，于是众文武一面叫好，一面频频举樽，勾践也洋洋得意地走下王座与众臣干杯……

就在众人陶醉于他们各领其意的琴声中时，范蠡的琴韵却未向他们想象的轨道行驶，而是滑向了另一种韵律……曲调突然狂傲阴鸷起来，似是一只贪婪诡诈、野性大发的怪兽闯入湛绿的田园，鸟儿们被吞噬，绿地被践踏，美妙和谐的田园顿时一片狼藉……

听懂听不懂的大臣们握着酒樽一个个呆在那里，有人嘀咕着：上将军到底弹的是什么，怎么越来越听不懂了……

在场人只有勾践、文种听得明白，文种看了看勾践阴沉的脸，似乎酒醉已醒几分。他正要举步走向范蠡，琴声却戛然而止。

文种不只是范蠡的同乡同僚，更是为了共同辅越灭吴大业远离楚国的政友。他明白，如今虽然大业垂成，可也不能得罪勾践。于是故意打着哈哈说：上将军真是喝多了，这弹的都是什么，恐怕连你自己也不清楚吧？

范蠡不语，他浅饮一口美酒，看了一眼文种，又将视线投向也在凝思浅饮的勾践。

从见勾践第一面起，勾践的相貌便成了他经常琢磨的课题。从相术上看，勾践嘴尖如啄、鼻梁如弓，这种面相的人通常只能同甘苦、不能共富贵。当时他所以一心事越，一是为了扶弱抑强、匡扶正义；二是想以自己功名之学的修为，还越国一个独立清明的家园。勾践为了一洗家仇国恨、重登王位，对文种、范蠡这样的谋士恭敬厚待

唯恐不及，岂能不礼贤下士！就因为此，范蠡陪同勾践夫妇在吴三年为奴，忍辱负重，朝夕相处。可即使在那样的危境中，勾践的猜疑忌妒之心也常在不自觉中偶有流露。随着吴越形势的逆转，勾践狭隘、自负、阴鸷凶残的个性更是日渐显露。此刻，他心下一阵酸痛，方才西施那悲伤欲绝、殷殷期盼的眼神又浮现于他的眼前……够了，二十多年前他为自己定下的使命已经完成，勾践对灭吴复越立下过献身之功的西施竟然私自霸占，他与文种功高盖主若再恋栈，不但价值阙如、无安可保，怕是用不了多久，就会跌入“福兮祸所伏”的深渊之中……

直到庆功宴散时，勾践始终未置一词，酒醒的文种忧心地看了他很久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却不知说什么好。

4

或许因为庆功宴上范蠡带给他的种种不快，或许担心西施带给他越不情愿越难忘怀的香艳得而复失，勾践回宫后，便让侍臣为其脱去朝服更换便装，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赶往美人宫与西施共度良宵。就在他正要举步出宫时，外间通报：王后娘娘驾到——

王后尚未未来得及问安，勾践便皱皱眉头，又望望窗外的夜色说：已到亥时了，王后怎么还不歇息？

王后故作关心地说：知道王上要摆庆功宴，群臣毕至，举国欢腾，臣妾担心王上乘兴喝过了量，这才赶来伺候。

勾践的心虽早已到了西施身边，对王后的关怀也不便微词，他只烦躁地挥挥手说：饮酒之事就不劳王后牵挂了，你还是早些回宫歇息吧。

王后并无即刻离去之意，她打量一眼几乎与在吴为奴时判若两人的夫君，忍下心中不快说：范蠡已率最后一支大军回来了，臣妾不知王上将如何兑现昔日的许诺？

勾践心虚地说：王后指的是什么许诺呀？

待越复国，与他共享越国江山！

勾践原以为她要提的是关于为范蠡与西施完婚的许诺，没想到，王后的胸怀也在随着国力的强盛而开阔。他连连冷笑几声：那就要看范蠡要什么筹码了。

王后虽然对勾践复国后的种种变化极为不快，但他的这个回答还是与她想到一起去了。她知道，勾践对她的身体已经失去兴趣，可心还是系在一起的。对此，她虽心有不甘，也不得不知趣地离开。转身欲走时，她酸酸地说：王上一年老似一年了，朝中又百废待举，还是早些歇息的好，别消耗太多……

随着话语之声，王后已讪讪离去。望着她的背影，勾践那一度燃烧起来的欲火，竟如燃尽的木炭，是因酒精的发作，还是因纷乱如麻的朝事、心事？他分不清也难于分清，于是他和衣榻上，折腾一阵也就酣然入睡了。

奕石可谓少年得志，他出身将门，这些年跟着范蠡久经沙场，成为威名远播诸侯的“战神”，三十未到就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将军了。如今，一朝凯旋，他何尝不想回家看看妻儿？何况他的妻子就要临产！可当他看到众将士在胜利归乡之后，都有尽快与亲人一聚的愿望，甚至有不少人被胜利冲昏头脑，以致骄狂松懈，不想练兵不想再战时，他即刻警觉起来。

参加完王宫的庆功晚宴后，奕石匆匆回家褪去朝服，重新披挂，来不及对爱妻嘘寒问暖，便星夜赶回驻扎郊外的军营。未入营房，他便看到军营里仍是烛火辉煌、猜拳行令声不绝于耳。他忍下心头不悦，先是巡察营区各哨卡。因他从来治军甚严，多处哨兵都还严守岗位，见此他心中甚感欣慰，一个个夸奖鼓励。可走到南门哨卡时，却见两名哨兵正在猜拳比酒，另一名喝得舌头已短，还在居间裁判。

奕石大步跨到他们面前，夺过酒坛一饮而尽，之后，他扔掉酒坛对他们说：你们站哨饮酒，已犯军中大忌，坏了本帅多年定下的规矩。念在举国庆典的喜日，今日免你们每人五十皮鞭的惩罚，只要你们三人使出浑身解数，一齐上来与本帅拼杀，刀枪剑戟想用什么用什么，若能胜出本帅，晋升两级，否则俯卧四百，上吧！

他虽说得明白，早已吓得酒醒的三名兵卒还是你看看我、我看看你，谁也不敢上前。

奕石见此，一个箭步朝他们扑来，口中骂道：胆小鬼，不敢与本帅相搏，便不是本帅的兵！大力阿良，你领着他们上！

阿良闻声，挺起长矛即朝奕石刺来，阿水和阿虾见状，也一个抡刀、一个挥剑，三人夹击奕石，左右齐攻。

奕石见此，微笑着倒退几步说：好，还像我奕石的兵。

三军士听到将军的夸赞，正要虎虎生威，再杀第二回合时，奕石腾空一跃，左脚向阿水、右脚向阿虾，一个猛踹，将两人同时踢倒在地，随后，他一个转身，将两人揪起用力一抖，两人的胳膊一左一右都脱了臼。此时，挺着长矛向前的阿良已杀红了眼，他抡圆长矛，杀声如雷。奕石则辗转腾挪，身轻如燕，只逗他一遍遍挺矛狠刺。几个回合之后，阿良已累得气喘吁吁，待他稍一迟缓时，奕石长踢一脚，就将他掀倒在地，接着又朝他跨上一拳，阿良的大腿已被从根卸了环。

此时，副将已经赶到，周围也站满了围观的将士，三人躺在地上龇牙咧嘴地，却不敢大声呻吟。奕石见状，吩咐随身侍卫：传令，命军号手吹起牛角，全营将士来此列队！

随着号声长鸣，霎时间，全兵营将士已经列队近前。

奕石站在就近的土坡上朗声说：将士们，我越国苦战二十余年，迎来今日的灭吴复国实属不易。连王上都牢记着“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”，作为越王的将士，我们怎能忘记而狂饮滥醉！只要是我奕石的兵都要记着：骄兵必败！我们是越国的士兵，是

王上的士兵，我们的天职是：卫国卫民，誓与越国共生共存！

将士们齐呼：卫国卫民，誓与越国共生共存！

就在这震耳欲聋的喊声划破夜空之时，奕石走到仍然仆卧地上的三人前，指着他们说：你们看见了吧，他们三个站哨时玩忽职守，竟敢饮酒猜拳，按军规，应是轻者重责五十皮鞭，重者着斩。念他们犯于举国庆典之夜，王上有旨共庆，本帅只好从轻发落，命他们与本帅比武，如今竟然落得这般模样……

众将士见他们趴倒在地上的惨相，不由得发出阵阵窃笑。

奕石先走到阿良身边，只在他跨上一托，阿良一咧嘴，那条被卸的大腿就已复位。奕石拍拍他的背说：好了，你起来，把他俩脱臼的胳膊安上。

阿良先还小心翼翼、一瘸一拐，之后就一脸羞愧地走到阿水与阿虾身边，学着奕石的手法，将他们的胳膊一一安上。看着他们龇牙咧嘴疼痛的样子，将士们又发出一阵笑声……

奕石紧绷着脸说：这就是违犯军规、擅自贪酒的下场！你们三人，从即刻起，各就哨卡，至明日此时！如有违犯，军规处置！

众将士齐呼：将军英明！紧随将军，卫国卫民！

6

翌日，晨光退尽后，范蠡应召来到勾践书房。勾践开门见山地问道：对于赏赐，少伯有何想法，尽管说来。范蠡淡淡地说：臣不是来请赏的。

此话大出勾践意料，他抬起头来，眯了眯眼问：那么，少伯是……

范蠡深深一揖：臣来谢罪。

勾践惊问：举国上下一致拥戴，少伯是当今越国头号功臣，你，何罪之有啊？

范蠡凝然肃立：臣闻“主忧臣劳，主辱臣死”，会稽山兵败后，主上受辱于吴三年。微臣所以紧随君侧，忍辱偷生，只是想竭一己之力，助主上日后复兴我越国，为主上为国人洗雪国耻家仇。如今，主上上得天神祖先之佑护，下以主上英纵果决之谋略，终于如愿以偿，臣之心愿已了、忠心已尽，若得主上宽宥，即请恩准微臣退隐吧。

勾践听着，两眼由讶然而茫然：……寡人曾许诺少伯，若能助寡人复国，将与寡人共享越国，寡人至今记着这一许诺，而少伯……说着，他站了起来，一双鹰眼仿佛要穿透范蠡的五脏六腑。

范蠡并未答话，但勾践已从他的沉默和神情窥出了他那坚韧和深不可测的决心。勾践不能不犹豫了，他知道，范蠡与文种在意志与谋略上，堪称珠联璧合，相得益彰。越得此二人辅佐，自是所向披靡、诸国俱惧。若放他走，无异于自剥肱骨；可若将他留在身边，以他骄人的功劳、超人的智谋、倾国的威望，还有自己曾经的许诺，那时时来自睡榻前的威胁又令他寝食难安……

见其犹豫不决，范蠡再次俯身一揖：请主上成全微臣离去之心。

勾践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，重回他的坐席，他眼望屋顶雕龙问：可是因为西施？

这问话真使范蠡内心犹如五味杂陈，他刨除种种冤怨与气愤，一字一句地说：西施确实是臣最心爱的女人，可在臣心里，越国江山早已高于一切，如今越国既已复国，臣最大心愿已经圆满了。

勾践双目紧盯着他，更加重了心中的猜疑，他连打几个哈哈说：寡人赏赐了那么多美女，少伯却一个不要，既然你对西施仍是一往情深，将她接回府去便是，何必为此心下耿耿！

范蠡本来是想以裸身而退换回西施，如今看来，勾践虽然嘴上说得轻松，以他的性情，绝不会轻易舍弃到手之物，何况是西施？何况他已一言九鼎！于是说：臣今日不是来谈女人，只想向主上告离去之罪。

勾践故作伤感说：少伯来越二十多年了吧，且不说我们共创大业、君臣一场，就是对越国，少伯难道就无一丝留恋？怎能说走就走？先回府歇息几日，其余改日再议，寡人还有诸多国事需与少伯计议呢。说着已做出一副送客之态，范蠡只好告退。

7

甚为了解范蠡的西施，那日从范蠡的神情中已然看出他必有行动，料定自己的日子又将出现难以想象的凶险与跌宕。

惹儿是奕石将军唯一的妹妹，三年前，年仅十三岁的惹儿便被送往吴国与她为伴，小小年纪就陪着她饱受颠荡，她不忍再让她跟着受苦了，于是对惹儿说：我们既已平安返越，以后该过些太平日子了，你也……

惹儿一听竟僵在那里，半晌才问：惹儿是否惹姐姐生气了？姐姐为何要赶惹儿？她忽闪着一对大眼睛，几乎要滴出泪来。

看着她惹人怜爱的模样，西施咯咯地笑了：傻丫头，你已是二八佳人了。该回到哥哥家去，让他们为你择个好人家，寻求一生归宿了……

她的话还没说完，惹儿就撒起娇来：姐姐不要如此说，二八怎么了？二八就不能跟姐姐了？

西施收起笑容，指指外面的婢女说：你跟她们不一样，当初去吴国，是范大人见你人小机灵，才安排你跟姐姐在一起的。否则，一位将军的妹妹、将门小姐，怎么会做我的陪伴呢！

惹儿拉住西施的手，娇憨地说：能够陪伴姐姐，是惹儿的福分，惹儿就要陪姐姐一辈子。惹儿不愿离开姐姐，姐姐还要教我弹琴呢！

西施拍拍她的脸蛋：没良心的丫头，姐姐的歌舞琴瑟全教与了你，还有什么可教呢？她正色道：惹儿别闹了，你真的得回哥哥家去了。否则，一位将府千金总做我的陪伴，不仅奕石将军脸上不好看，别人还要骂我呢。若再误了妹妹终身，我的罪孽就更大了。再者，我们整日闷在宫里，外面的事一概不知，你出去之后，还可将外面的

新鲜事带给我听听……

西施好说歹说，劝了一天，总算将惹儿说通，可即使如此，临别时，俩人还是泪眼婆娑，谁也舍不得谁……

三日后，勾践刚刚散朝，范蠡就将早已收拢好的帅印、相印与宫中一应赏赐裹成一个大包袱，呈向勾践书房的书案上。他施过君臣之礼后，就恭恭敬敬地侍立一旁。

这倒真出勾践所料，他望了范蠡很久，才直截了当地问：少伯真的要走？

范蠡：诚望主上成全。

勾践站起身来慷慨陈词：少伯何必如此决绝，若因西施，寡人已经说过，将她接回府去便是。

范蠡看着勾践的眼神，虽然高深莫测，他却也能读懂几分。开初以为，自己对越一片忠心，且立了盖世奇功，而西施也为越国立下献身之功，勾践应该能成全他们，如今看来，他是否会放自己全身而退都难说了。范蠡心想，事情诡谲，他不能不以计相博了，他沉吟片刻，神情与之前判若两人，他说：西施确是微臣最心爱的女人，更是灭吴复越之一大功臣。但如今，她已成祸水，久之必成越国一害，望主上尽早赐她一死。

勾践闻言大惊：什么？你是说要寡人赐死西施？少伯是否太……

范蠡：是的，留她必成后患，且要坏我越地民风。

范蠡此议实在出他意料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范蠡会提出这样的要求，他踱了几步，之后转换话题说：你就直说吧，到底要寡人如何做，才能除却辞越之念？

范蠡明白勾践招招都是刺探，他有意搅乱他的思路说：那就请主上恕范蠡直言，身为丞相、上将军，臣心足矣。如今，臣只想请主上答应三件事。

尽管说来。勾践捋须静听。

范蠡站直身子，一副心高气傲的模样：其一，臣要亲自设计、亲自监造上将军府；其二，越国美女如云，臣要亲自选美，纳入府中；其三，臣请大王即刻赐死西施。

哈——少伯劳苦功高，前两项自当让你满意。勾践慨然答应着，之后，他双目紧盯范蠡说：至于赐死西施嘛，少伯是否……

范蠡决绝地：主上若不忍，就让少伯做此恶人。

勾践捋须良久，未置可否。之后，他递过范蠡的包袱：少伯先做前两项事吧，西施毕竟功勋卓著，还是慎重为上。

会稽山麓，茂林腹中，一处占地宽广的工地正在施工。

范蠡走来走去地指挥着，他要砸夯的民工一字排开，横砸房屋地基二十余间。民